

抗战中的军民鱼水情

王 飞

一九四一年初夏的一天,随着一声啼哭,一个女婴诞生在大行山区一个不知名老乡家的驴圈。面对新生命的诞生,一对青年夫妇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报复性进行“扫荡”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太行根据地进入了极其困难的时期。

“国家家仇,女儿生不逢时啊!”身穿八路军灰色军装的男青年,高个子、文质彬彬,目光睿智而坚毅。“那怎么办?孩子太小了,经不起奔波啊。”孩子母亲望着她的丈夫。后来夫妻俩经过商量就把孩子寄养在清漳河黎城境内、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赤岸一个叫麻池滩的小村,女婴起名“刘华北”。

麻池滩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山村,刘华北被安排在彭双贵家里,女主人叫武巧凤。当时他们已有一个四岁男孩,武巧凤身怀有孕时早产。刘华北的到来使这对夫妻喜出望外,他们把刘华北当成自己的亲闺女精心养育。

“当时我只有四五岁,有好多事都很模糊,但有关妹妹刘华北的事我还是能记起些。”七十五岁华北的哥哥彭云生回忆:华北活泼可爱,就像我的亲妹妹,我父母也非常疼爱她。有时我与妹妹争食吃时,母亲总是向着她。有一次鬼子来扫荡,父亲牵着驮粮食的牲口走在前面,我背着华北妹妹在中间,母亲背着衣物走在最后。我走得太累了,身子一抖,妹妹从背上摔了下来,被树枝划破了皮。母亲可把我打坏了,直到现在我还觉着委屈。当然也有很高兴的



刘伯承

事儿。有一天两位八路军来到我家,还牵来一匹很高很高的马。不一会儿我们就上了马,妈妈抱着妹妹在前面,我在后面,走了好远好远,最后来到一二九师师部驻地涉县赤岸。那天可能是过个什么节,中午有好多好吃的,有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伯伯特意给我碗里夹了两大块肉,还亲切地说:“小鬼,多吃点嘛,到家里就吃不着了。”

这位“高个子伯伯”就是一二九师师长,刘华北的亲生父亲刘伯承。

一九四四年的一个冬日,很冷,天上不时飘着几片雪花。这一天彭双贵、武巧凤夫妇起得特早,张罗着小华北的行李。早饭后,来了两位八路军战士,

带来一匹高头大白马,刘华北骑在上面,穿着奶娘做的红花小棉袄,眼里含着泪花。彭双贵安慰说:“华华不哭,我们等着你回来!”不善言表的武巧凤只是流泪,把两个热鸡蛋塞在了孩子的小手里。“妹妹你别走!”彭云生哭着跑出家门,使劲去追那匹白马,眼看着妹妹渐渐消失在阴冷的风雪中……

自刘华北被一二九师司令部派人接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而养育过她的奶娘武巧凤、奶爹彭双贵,只是默默地等待、等待,没想这一等就是半个世纪过去了。

为什么刘华北一走就是几十年,到底到哪里去了?彭双贵全家一无所知。后来彭双贵夫妇给刘伯承写信打听刘华北,在收悉回信后才得知他们的“华华”已“不在了”。闻讯后武巧凤老泪纵横,多少次在梦里喊着“华华”醒来。

彭双贵叔叔:我叫刘雁翎,是华北姐姐最小的妹妹,你们给我爸我妈的信收到了,相片也收到了,望放心。爸爸妈妈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他们住院了,我近来工作比较忙。妈妈让我替她写一封信给你们,她说华北姐姐虽然不在世了,但在那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你们帮忙照顾她,是很尽心的,很辛苦的,非常感激你们二老,今寄去二十元钱,你们买些吃穿用的,以表我们不忘你们之心!收到钱后,请回信!祝你们全家安好!

华北的妹妹:刘雁翎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

钱艺兵

中午,高邮城外围据点除净土寺塔外,均被扫除,日伪军龟缩在城里,处于我军围困之中。二十一日,我军攻克了邵伯等日伪据点,切断了高邮城日伪军的退路。二十五日晚六时,细雨蒙蒙,进攻高邮城的总攻打响了。第八纵队攻城部队从高邮城西北、东、南三个方向发起猛烈攻击。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越过开阔地,强渡护城河,攀登城墙,突破城防工事,展开激烈巷战,迫使日伪军于二十六日凌晨缴械投降,被日军盘踞六年之久的高邮城终于获得解放。高邮战役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四个多月、日本政府及中国战区侵华日军签署投降书三个多月后,新四军经过激烈战斗全力拒降之敌、收复被占地区的一次重大战役。它以新四军建军以来最大规模打援攻坚战的赫赫声威、中国抗日军民对日作战最后一次战役的定鼎之功和人民解放军战略战术转变的开篇之作而彪炳史册、永昭后世!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凌晨四时,新四军代表韩念龙(原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八纵政治部主任)在熙和巷七十号,也就是现在的公园礼堂内举行受降仪式,接受侵华日军驻高邮最高司令官岩崎学大佐的投降。在高邮举行的受降仪式是日寇向新四军投降规模最大的 一次仪式。熙和巷七十号,作为“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被国务院

近日公布为第二批一百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伫立在高邮熙和巷七十号前,我仿佛回到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听见围城的我军又播放《思乡曲》等歌曲,动摇 了日伪军军心,同时又触动了日本士兵思乡之情。看见新四军还在城外房顶张挂劝降标语,并把印制的传单用大弓箭射进城里,用迫击炮把成捆的传单打进去。新四军还用“土飞机”,即两厘米宽、四厘米长,厚牛皮纸糊成的瓦式大风筝,在离城一公里远的地方由几个人拽着绳或绕在树上乘西北风飘到高邮城上空。风筝上捆着一小包一小包传单,每包传单旁点着一根线香,线香有长有短,先后烧断传单的绳子,传单就一包一包散落下去,像雪花飞舞似地飘进高邮城的每一个角落。两天后,有两名日本士兵竟以出城修铁丝网为名,偷偷向新四军投诚……

“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高邮。”循着纪念馆展厅里每一个滴血的汉字、每一张发黄的照片、每一件沉甸甸的实物,我们都能寻找到中华热血儿女当年在战场上的身影——厚实的双脚,扎入苏北广袤故土的深处;直视的怒目,戳破硝烟弥漫的夜幕;宽阔的胸脯,勇挡三八式步枪的刺刀;急促的心律,奏响击败寇寇的号角!抵御外侮,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荡气回肠,歌声连同大刀,一起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血

这是刘伯承的三女儿刘雁翎代刘伯承夫妇写给彭双贵夫妇的。

在刘华北被接走后的这段时间里,虽然刘伯承夫妇在马不停蹄地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日夜操劳,但心里仍没有忘记太行老区人民,仍没有忘记太行山刘华北女儿的奶爹奶娘,他们通过去信、寄钱、寄物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对于刘华北是“怎么不在的”,刘伯承一家始终没有明确给予回复。这毕竟是一个深深的伤痛,刘帅不想再去刺痛另一家亲人的心。武巧凤、彭双贵分别在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九年去世,两位老人临终前均不安心,留下了“一定要打听着华华是怎么不在的”遗言。

一九四五 年八月十八日,只有六岁的刘华北在延安托儿所不幸被敌人暗害。彭云生知道这个情况后,含泪去父母的坟头将此消息告诉两位老人。

眼前的彭云生老人,一脸的沧桑如同刀劈斧砍大山的褶皱一般,岁月的久远并没有冲淡他在心底深处对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亲人的怀念。

当人们在他面前提及刘华北这个名字,他下意识地念叨:妹妹,妹妹……老人时常徘徊在清漳河边,似乎在漫步又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妹妹那一年是骑着大白马过的河,过了河我就再也没见过妹妹了……

岁月如歌

战到底的意志谁也不能阻挡!

总后原政委周克玉上将题写的“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馆名,在夕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我想,高邮熙和巷七十号,作为中华民族纪念抗战的重要标志物,永远定格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永远聆听着热爱和平的鸽哨。

“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伟大民族的一个丰碑,中国梦的一个起点。



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

最后的吼声

——关于丁小炜的《一腔无声血》

陈福民

因。它是“呐喊”的反面,更是一种创伤性的痛苦经验。当知识分子开始奔走呼号同仇敌忾的时候,无声的灵魂漠然以对,构成了一个民族迈向现代之路的致命障碍。中国血泪横流的近代史,正是从打破这死寂“无声”开始的。一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吁求的那样,中华民族需要发出“最后的吼声”。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无声”,那就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血性。正如《一腔无声血》的书名所示,这部书中的主人公们,并不是抗战史上那些功勋卓著、万人争说的大英雄,而是一些曾经淹没在历史深处又顽强存在着的人物及其灵魂。从“追忆库里申科”开始,丁小炜记述了一系列终其一生都与抗战历史血肉相连的可歌可泣的人。半个世纪为库里申科守墓的谭忠惠、魏映祥母子、从一九八二年起以一人之力开启中国“慰安妇”调查之路的山西乡村教师张双兵、创造中国远征军滇缅之战中“仁安羌大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不禁想起了在根据地的那些日子。

说起来,都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那时,我不过是十来岁的毛头小子,家境贫寒,饭都吃不饱。所以小学毕业后,跟着父亲打打零工,还拉过人力车。钱挣得不多,但总算能填饱肚子。抗日战争爆发后,全民族同仇敌忾,一心抗战。

其实,抗战虽然是一九三七年全面爆发的,但从我记事起,一直就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中。当时,日本步步紧逼,形势早已千钧一发。蒋介石及一帮新旧军阀忙于混战,攘外先安内,任由日本得寸进尺,却把矛头对准了同胞。可尽管如此,各地的抗日氛围仍一日甚于一日,抗日呼声日益高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对中华民族来说,已经没有了退路,不在反抗中崛起,就在沉默中消亡。身边有不少人,甚至比我年龄还小的,都奋勇加入了抗日的大阵营。看到这情形,我也待不住了。我告诉父亲,要参加抗日,打日本鬼子,为国家、民族尽一份力量。

我还记得那个晚上,当我告诉父亲这个决定后,父亲沉默了许久,抽着烟,叹着气。母亲在一旁,没说什么,但直掉眼泪。那个年头,从纯军事力量上说,我们和日本鬼子还有着不小的差距。何况,枪弹是不长眼的,很多上了战场的人,不是躺着被抬了回来,就是落下了残疾。更有甚者,许多人从此就杳无音信,凶多吉少。

所以,每个上战场的人,其实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其实父亲何尝不想奋力杀敌?只不过家里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父亲只有两个兄弟,都早早去世了,母亲是独生女。所以两家人的担子,都落到了父亲肩上。父亲无法抛下这个家,但他的儿子却告诉他,想去远方,去完成他未能实现的愿望。

最终,父亲还是同意了。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和母亲送我离开的情景。父亲默默跟在后头,母亲每跟一段路,就忍不住痛哭。哭了一会儿,又抹干眼泪,继续送我。走走停停,最后当我终于要真的离开时,母亲捧着我的脸庞,泪眼蒙蒙地叮看着。许久,许久,母亲才掩面痛哭。我知道,母亲觉得,她的儿子有可能回不来,这可能是见儿子的最后一面。所以,母亲要把儿子最后的面容,深深烙在脑海里。

离开了父母,跟着同乡来到了根据地后,我本以为,我会和多数人一样,上战场奋勇杀敌,为捍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但令入失望的是,因为我年龄太小,且从小营养不良,比同龄人矮小、瘦弱许多。所以,组织上认定我不适合上战场,最后把我分到了后勤部,让我管理那些摄影的底片。

刚接到这个命令时,我愣住了!继而,心里是无尽的失落。不能上战场杀敌,还有什么意思?主管后勤的领导看穿了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说,小子,你可别小看这任务。抗击日本鬼子,可以有多种方式,不一定拿枪杀敌才是最有力的。相机和枪炮同样具有非凡的威力。这些摄影,记录的是日本鬼子在中国种种令人发指的恶行,也记录了中国人的反抗和不屈。这是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留给后代的宝贵财产。日本鬼子对此恨之入骨,想方设法要摧毁这些底片。所以,我们的任务很重要!你以为抗日是三天两头就能胜利的吗?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除了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上前线杀敌,还得

底片里的无形之战

郭华悦

有充足的后备力量,才能在持久战中不败。而你们这些人,虽然今天是后勤,但到了明天,就是战场的主力军。好好锻炼吧,这是你成长中最珍贵的一段日子。只要好好把握,你就能把自己锻炼成明天的主力军!

这番话,确实激励了我,让我冷下来的心又热血沸腾起来。家里穷,多数孩子连相机都没见过,巧的是,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家里很富裕,从国外买来一台相机。我们一起学过照相,所以对相机我挺在行。那时懂照相的人极少,所以听说我会,加上身体条件和年龄不适合上前线,就让我管照相。

开始照相,我才发现,任务的艰巨一点不亚于上前线。最初,正面战场连连打败仗,后来根据地也有些人心不稳。为了稳定人心,激励士气,我们需要更多正面的摄影,记录下那些激励人心的时刻,鼓舞战士。所摄的人物不仅在敌后根据地,也需要常常跟着战士们上前线,把战斗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

后来,抗日形势逐渐好转,而我则在锻炼中,渐渐成了一名优秀的摄影小兵。那段时间对我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极大磨练,我的身高,一个劲儿地往上蹿。领导笑着说,看来用不了多久,你也可以上战场了。

其实我当时的任务比一线的战斗员们还要繁重。随着战局进展,对摄影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平日除了完成组织上的任务,我还见缝插针地培训新学员,让他们也和我一样,用照相机记录下战斗的每一刻。

稳定下来后,我曾托经过老家的战友,给家人捎去一封信。父母得知我的消息特别高兴,托战友带回口信,让我好好为国家做贡献,别担心家里。

这个过程中,还发生过危险的时刻。有一次,在日本鬼子的扫荡中,我们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处。我和一名小战友负责保管几万张底片,任务很艰巨。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绞尽脑汁,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总算化险为夷。如今,转眼七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都心潮激动,我为我当时的选择由衷地感到自豪。

烽火记忆

太行奶娘

武素萍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有一个名字叫太行一把苦苦菜一把黄谷糠是奶娘你哺育我成长你守护着我生命眼看着奶哥哥倒在面前你含着悲痛目睹了奶爹爹送军粮牺牲在战场

啊太行山 我那慈祥的奶娘
你用心血和汗水教会我坚强
啊太行山 我那永远的亲娘
你的养育之恩比山高比水长儿没齿难忘

在和乎胜利的岁月里你可享天伦和小康
暖暖的窑洞甜甜的南瓜汤儿在梦中把你盼望
你勤劳和勇敢激励我前进路上充满力量
你英雄的故事铸就了中华民族抗战事业辉煌

啊太行山 我那亲亲的奶娘
你用光荣和奉献点亮和平曙光
啊太行山 我那永远的亲娘
你无私的情怀感动了天地 世代万古扬

书海拾贝